

1

这两天，发生的一件事让人愤怒：有网友发文表示，在江苏南京九华山公园玄奘寺内，竟然供奉着侵华日军战犯松井石根、谷寿夫、野田毅、田中军吉、向井敏明等人的长生牌位。

由不得人们不愤怒！

牌位上的这些都是什么人？他们都是出现在我们历史课本“抗日战争”这一章节里的侵略者，是历史的罪人。

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甲级战犯，也是7个上了绞刑架的战犯之一，他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，而且直到上绞刑架，他都毫无忏悔之意。

谷寿夫是侵华日军乙级战犯，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。日本战败后，他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公审判处死刑。法庭对他的判定是：“谷寿夫为侵华最重要战犯，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。”

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虽然只是中下级军官，但是这两个人是臭名昭著的“百人斩”的刽子手。在初中历史课上有这样一张老照片：两个刽子手在中国杀人比赛后一起拄着军刀拍照。他们就是野田毅和向井敏明。在同一时间里，野田毅杀了105人，向井敏明杀了106人。这张照片刊登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。

田中军吉也是留下罪证的杀人犯。有张照片：一个头戴军帽、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，正举着军刀向跪在地上的中国青年砍去，这个日本人就是田中军吉。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的证据。

以上这些历史，相信很多同学都了解，也都在初中、高中历史课本里学过。每一次看到这一段历史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愤怒与悲痛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年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纪念节点上，我们会说“勿忘国耻”。

2

我们为什么如此愤怒？

1931年开始的那一场侵略战争，中国乃至亚洲大部分地区，都遭到了日本的侵略与伤害，国土被占、资源被掠、人民伤亡，还有慰安妇问题等，这些巨大的伤害是很多国家挥之不去、刻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。

单是看中国的一组数据，就可以看见当年的伤害：中国军民伤亡3587.9万余人，其中军人伤亡413万余人……

但是，日本从1945年8月15日投降那天起，就从未做出过正式的道歉。

当年日本裕仁天皇的《终战诏书》上并未出现“投降”字眼，只是称与美国、英国交战“4年”，完全没有触及中日战争以及日本在亚洲的殖民侵略历史。

直到今天，日本对“8·15”的称呼仍未统一。它在民间常以“战败日”出现，而政府和媒体则通称这一天为“终战日”。

当年，日本的投降意图并不纯粹，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并不彻底，这为战后日本77年来的作为埋下了草蛇灰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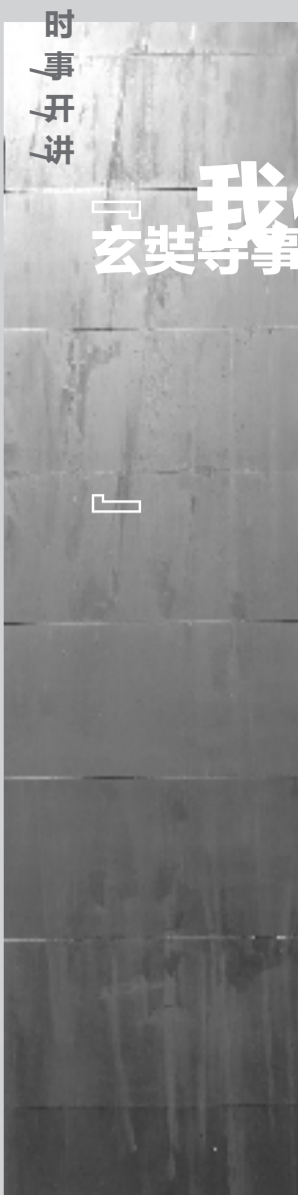
也因此，这77年里，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、修改教科书、修改防卫大纲、否认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屡屡迈出试探的脚步，挑衅着中国人民、亚洲人民的底线，屡屡挑动人们心底那根厌恶战争、痛恨侵略的神经。

就在前几日，日本政府通过了2022年版《防卫白皮书》，在东海、南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。中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，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，要求日方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，停止以受害者的伪装混淆国际视听。

试想，一个一直对发生过的历史掩耳盗铃的民族，怎么能指望它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？又怎么让人相信侵略不会在“和平”的名义下再次发生？又怎么能不引起我们的时刻警惕呢？

玄奘寺事件 我们为什么如此愤怒

责任编辑：李正平
责任校对：李正平



3

同样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德国，战后不断反省本国过失和战争罪行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在继续追究纳粹犯罪分子，搜查嫌犯案超过了10万件，其中6000多件被判决有罪。德国的两任总理，曾两度下跪，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默哀和忏悔。

而日本对本国罪犯的审判，一直都是零，一些右翼连东京审判的成果都想篡改和否定。同样是清算二战罪行的纽伦堡审判，审判遗址几乎完好无损地被保存下来，成为反省历史“看得见”的教材。而东京审判后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，7名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的“死亡之所”，却在上世纪70年代被拆除，原地建起的是摩天大楼。

所以，哪怕二战时，德国将战火燃遍整个欧洲，犯下了可怕的罪行，它也得到了欧洲各国的谅解。

和平与友好一直是双向的情感。孔子说：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又说：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这就是有着几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华民族对待历史、对待交往的态度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此次“玄奘寺事件”，会再次刺痛国人的神经。

4

有那么一些像吴啊萍这样的国内年轻人，不学历史、不作思考、偏听偏信，被虚幻的和平主义所蒙蔽，做一些亲者痛、仇者快的事。今年的7月出了吴啊萍，而去年的8月出了个艺人张哲瀚，他跑去日本乃木神社参加婚礼，还在靖国神社前留影……这些无知到无底线的行为，真是令人瞪目结舌。

这一次“玄奘寺事件”之后，很多人再度提起了作家张纯如，这位出生在大洋彼岸的华裔女性。

当她看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时，被那些残暴的史料所震惊，于是开始凭着一己之力，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侵华真相，并在研究发现了重要史料《拉贝日记》《魏特琳日记》。她在《南京大屠杀》书中愤然写道：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——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，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。

因在写作过程中长期接触那些阴暗至极、血腥至极的历史资料，她罹患精神疾病，在成书过程中还屡屡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。2004年，张纯如开枪自杀，死时只有36岁。

历史是什么？法国作家雨果这样回答：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，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。无视历史只会一次次走入同一片泥淖，人们之所以痛恨歪曲历史的言行，就是因为不想让世界的将来，再回到战争的血与火中去。

而那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。

据央视新闻等报道：南京通报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调查处理情况。

经调查核实，在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者为吴啊萍（女，1990年9月生，大学学历，无曾用名），自幼在原籍福建晋江生活，2000年迁至南京随父母生活，2009年到北京某医学院就读，2013年进入南京某医院从事护理工作，2019年9月辞职去五台山某寺庙当居士，2022年7月22日被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立案调查。

2017年12月18日，吴啊萍到玄奘寺要求供奉“松井石根、谷寿夫、野田毅、田中军吉、向井敏明、华群（美国人明妮·魏特琳）”6人牌位。2018年底，玄奘寺对地藏殿进行修缮，陆续将牌位全部撤下。2021年12月地藏殿修缮完毕后，牌位被摆回原处。

2022年2月26日，一名女信众到玄奘寺地藏殿寻找自己供奉的牌位，其间发现了侵华日军战犯牌位，一游客拍下照片。僧人庆玄随即撤下5名侵华日军战犯牌位，当晚将此事告知住持传真，传真要求严禁外传，此后一直未向主管部门报告。

